胡安國曰鄭伯欲以太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
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
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
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於
太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岳之下
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
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
王以鄭伯母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

焉盡太山之旁不足為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祊

程頤曰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謝湜曰祊鄭祀太山之邑也莊公使宛來歸祊欲以祊易許田也庚寅我入祊魯受祊邑於鄭也鄭不得

胡安國曰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

則不名死而名之别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變

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草之必以名書

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

類也

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程頤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

謝湜曰宋公序齊上正王爵也

胡安國曰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大道隱而家天

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呂祖謙曰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未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所以不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性其他政事權謀不可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

以凡書盟于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桓鄭宋盟于惡曹亦不過四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伐魯時不過是四國蓋春秋之初王綱尚在未至於甚壞及後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却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霸業相為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

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亂帥師以戰于郎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類皆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僖公所以畧霸

八月葬蔡宣公

程頤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謝湜曰諸侯五月而葬宣公三月而葬速也過時而葬為不敬先時而葬為不懷不敬不懷非孝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程頤曰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弗安也

謝湜曰浮來紀邑莒人微者公及微者盟于紀邑自陵之道也

胡安國曰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

以衰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甲而可踰非謙德矣

螟

程頤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程頤曰未賜族書名而已

謝湜曰卒而後賜族故不氏無駭公子展之孫其卒也賜族為展氏大夫生而賜族諸侯之失制也觀季

文仲遂叔肸卒書氏然後知無駭挾之不氏為正也觀無駭卒不書氏然後知季文仲遂叔肸之氏為非正也

胡安國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

春秋初東遷蓋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謚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之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賓興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看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程頤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

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郚其後復隳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踰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糇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程頤曰謀伐宋也

程氏雜説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其出入有度無非禮者也（一作無非事也）世之亂也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强凌弱衆暴寡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欲中者則附從不服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矣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

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重乎其事春秋之法與諸侯為會則書曰公會某侯于某公會齊侯于防公會齊侯鄭伯于仲丘之類是也內臣會諸侯則書曰某會某侯于某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之類是也內臣之辭也其外諸侯相會則書曰某侯會于某蔡侯鄭伯會于鄧齊侯宋公會于洮是也唯以國之大小强弱爵之高卑為之次直罪其非王事相會聚爾

謝湜曰防魯地左氏謂宋不王謀伐宋

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程頤曰為師期也

謝湜曰冬會于防春會于中丘貪遠務而釋近憂圖外功而弛内事取危之道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頤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程氏雜說曰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伐宋矣又敗宋師于菅浹日之間取其二邑亟之也故書日以謹之

胡安國曰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令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强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諱者非公滅也按僖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然則夏公不在國滅項非公滅也凡諱者隱公惡也執政之臣滅之曷為而諱哉

謝湜曰戴小國鄭國伐戴取之不書滅者取之為已附庸故也三國移師伐戴大國在所救也鄭伯既不能救又因其困伐而取之襲人之暴而逞其虐秉人之危而利其國不義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叚敗王師因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頤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謝湜曰郕小國五年衛師入郕十年齊人鄭人入郕小國困於水火可知也

胡安國曰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

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矣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為難辭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程頤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程氏雜說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中

程頤曰謀伐許也

謝湜曰時來鄭地左氏謂許不共謀伐許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程頤曰書及内為主非内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謝湜曰齊人鄭人入郕公及齊侯鄭伯入許皆不書伐者著其以不義入人之國也入許稱及則以謀出於公也許莊公出奔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先王以

於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仇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

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叚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寮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咺之不言如

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
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
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
秋貴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
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
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
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

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係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敎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危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

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集義卷五

擅命傳國之罪皆見矣此隱公所以不書即位也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書即位者以明繼正也莊公閔公僖公不書即位者以明繼故也桓公以害隱而立宣公以公子遂害世子而立定公以季氏背昭而立三公書即位者著其自立之罪也然則春秋之法書即位者以繼正也不書即位者以繼故也隱公繼世正也宜書即位而不書者以罪諸侯不臣桓公宣公定公繼世非正也不宜書即位而書者以責臣子

不能討逆也

胡安國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又曰桓公與聞乎弑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絶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

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
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
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
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
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
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
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與曰此徇惠公
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

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朱熹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

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卻假之魯隱十一
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楊時曰宋督弑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
弑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
伯成之也不書為内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
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内外之分然也
謝湜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孝子疾痛
在心思慮未能接事故也國有大故然後以義勝恩

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擅弃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朝宿湯沐皆天子所賜諸侯之邑然天子諸侯其朝會之時如此之衆安得許多邑以與之蓋天子所賜非其大勲勞即王之懿親却非人人而與之如五服之諸侯其來亦自有時耳朝宿之邑在畿内湯沐之邑在方嶽之下想一邑之内亦不多要不過數十家耳又須看鄭人卒易祊田之意初間尚懼王法未敢遽易故以假為言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程頤曰桓公欲納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辠大矣

謝湜曰公立不正與鄭會受鄭璧遺鄭許田及鄭盟以親鄭也

胡安國曰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

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大義遂以漸滅天討無復共行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絶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程頤曰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謝湜曰水汎濫異常為大水大水陽氣勝而溢也其

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頤曰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

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

不失其官也

謝湜曰宋督宋萬不氏未賜族也雖賜族不當書氏

逆惡在所誅絶故也孔氏父名孔父死君之難臨大

節而不可奪者也可謂忠於其君矣故殤公之被害

也書及以顯其忠書大夫以示能死職宋殤公立十

年外事攻討兵連不息内有逆臣而不加察外有怨

仇而不加慮此督之難所以發於蕭牆也棄内事外

者可不戒耶桓月皆不書王二年書王者以王法正督之罪也

胡安國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無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按左氏宋殤

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

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呂祖謙曰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

謝湜曰滕侯爵稱子以其臣屬於楚也四夷君長爵不過子滕侯臣屬於楚稱子黜之也先義後利上賢下力貴信賤詐中國之道也禽獸惟利是嗜而不知義之在所先也惟力是務而不知賢之在所上也惟詐是用而不知信之在所貴也春秋之所以賤楚者以此而已故中國諸侯臣屬於楚則黜之

胡安國曰隱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

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世朝之禮者故書此譏之也滕本侯稱桓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為精先儒又以為時王所黜者胡氏以為果如此則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說非來諭以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害理春秋與人改過遷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㣲竊以從

胡之說於道理為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桓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夷狄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於宋人請滕欲以為私屬則不自强而碌碌於時者久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發遽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殽亂春秋之旨不明其本意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

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舛逆幾至喪亡則以昧於履霜堅氷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于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

又曰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嘗攷之傳當邾定公之時蓋有弒其父者而定公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
葢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
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
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
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
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
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
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

書取宋大鼎書納于太廟其惡不待貶黜而見矣故臧哀伯曰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大鼎取之宋也書曰郜大鼎者郜不能守而宋取之宋不能守而魯取之然則大鼎無常能守則存不能守則遷故大鼎書主名以為有國者戒也納大鼎書日謹其事也璧大鼎皆保國之器也桓公受鄭璧取宋大鼎皆以得保國之器為榮也無保國之德而恃以保其國失之大也

程頤曰凡杞稱侯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胡安國曰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援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至常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常例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illegible]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illegible]公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春秋集義卷六